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紀三

起上章涿灘盡昭陽大淵獻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三月辛卯以楊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帥步騎五萬討平之 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頴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頴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頴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



可預朝政弼後語頰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  
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  
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夏四月壬戌突厥  
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  
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  
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  
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  
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  
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  
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

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  
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  
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  
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  
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  
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  
肉千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爲  
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  
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  
垂範庶臣下守之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



汝俊慙怖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丁丑俊薨  
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  
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  
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  
生也庶子曰湛群臣希旨奏稱漢栗姬子榮郭后子  
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  
之以秦國官爲喪主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  
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  
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鏡上見而不悅戒之曰  
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

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畱一物時  
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  
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  
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  
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  
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  
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  
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  
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  
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在



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  
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  
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  
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  
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  
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  
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  
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  
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  
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

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  
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  
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  
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  
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  
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  
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  
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  
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  
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爲揚州總



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  
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  
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  
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覘  
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  
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  
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  
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  
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  
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

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  
近已奏爲壽州刺史廣尤如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  
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  
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  
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  
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  
未易其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  
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  
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素凡  
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



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約  
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  
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  
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  
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  
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  
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  
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  
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  
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

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  
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  
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啓予約知其計  
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  
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  
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  
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  
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  
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  
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睨地伐與阿雲對



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贖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馱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糞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視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忘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

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爲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群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



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  
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旣數聞譖毀  
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  
旣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  
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下利不  
解衣臥昨夜欲近厠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  
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  
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  
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  
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  
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  
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  
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  
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  
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  
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  
即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  
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  
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



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  
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長其加害  
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  
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  
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  
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  
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  
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  
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  
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

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  
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  
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  
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  
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  
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  
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  
曰朕在仁壽宮有織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  
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  
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



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  
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  
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  
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  
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  
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  
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  
東宮服翫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  
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  
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  
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  
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  
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言曰  
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  
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然長寧王  
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  
願聖心同於螯手不宜復留意已已詔元旻唐令則  
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  
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妻  
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閭毗東郡公崔君綽



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  
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  
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  
群官於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  
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賞鞫勇  
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  
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  
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  
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  
又元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

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踈政由是出爲  
襄州總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  
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  
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  
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  
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夏侯  
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  
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  
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致請乃釋之勇  
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



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敢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娥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

惡彘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庶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禮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畱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



請人止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史萬歲  
還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初不  
爲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  
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  
實在朝堂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  
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  
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旣見上  
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  
擗殺之旣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寃  
惜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大

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  
文述爲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  
預焉由是徵衍爲左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  
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  
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  
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  
以爲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  
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  
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女齡  
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



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彥謙法壽之玄孫也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皆預  
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  
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  
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  
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詔有盜毀  
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沙門毀佛像  
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是歲徵同州刺史蔡  
王智積入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謁自  
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

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蓋恐  
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送  
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  
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  
援卒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  
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  
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  
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  
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  
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



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 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爲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右僕射 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晉王 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洪於恒安 以晉王昭爲內史令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乙丑詔以天下  
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  
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  
諫不聽秋七月戊戌改國子學爲太學 初帝受周禪  
恐人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僞造而獻者不  
可勝計冬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板文  
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 山獠作亂以衛尉少卿  
洛陽衛文昇爲資州刺史鎮撫之文昇名玄字以行  
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文昇單騎造其營謂曰我是  
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羣獠莫敢動於  
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  
萬口帝大悅賜縑二千匹壬辰以文昇爲遂州總管  
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益馳詣京師請討  
之帝敕楊素與益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  
如是人即遣益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益漢陽太守  
詔以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長孫晟爲受降使  
者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突厥思力俟斤等  
南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  
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



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素以功進子玄感嶺國賜玄縱爵淮南公 兵部尚書柳述慶之孫也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雲起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爲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

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

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

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

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嗇之討西爨

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

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

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

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

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

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太子秀意



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  
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  
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  
參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  
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  
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  
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馳傳  
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  
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  
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

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  
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  
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襮裹而納之著作郎王劭上言  
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  
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  
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  
宮內再雨金銀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  
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  
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  
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月



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達雄之弟也 閏月  
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脩定五禮  
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  
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  
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  
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  
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  
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  
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  
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

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  
汝其識之壬寅嬖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  
事勤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  
比其功業可別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并賜田三十  
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 蜀王秀至長安  
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  
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  
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  
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見  
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



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  
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  
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嶽慈父聖母  
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  
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  
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俱以聞  
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  
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  
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  
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

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  
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  
嘗以少謹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  
貴坐或牀彧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  
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  
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  
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  
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  
趙仲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  
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賜甚



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頰以天挺良才元勲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未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泰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而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

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磴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旣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爲西寧州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三  
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

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踈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素旣被踈吏部尚書柳述



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

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送之長安

三年秋八月壬申賜幽州總管燕榮死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嘗見道次叢荆以爲堪作杖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旣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宥之榮曰無罪尚爾况有罪邪杖之自若觀州長史元弘嗣遷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玩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批輒罰之每答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



收弘嗣付獄禁絕其糧弘嗣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使案驗奏榮暴虐賊穢狼藉徵還賜死元弘嗣代榮爲政酷又甚之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 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糈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常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歛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隋紀四 起關逢困敦盡彊  
圍單闕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午赦天下 帝將避暑於仁壽

宮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變輿不

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

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

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

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歔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

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日



聽朝日昃忘倦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爲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初文獻皇后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

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楊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宫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勅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



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  
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  
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  
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泥金合帖紙於際親署  
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  
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  
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  
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  
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  
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

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  
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  
宮丙子殯于大興前殿柳述元巖並除名述徙龍川  
巖徙南海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  
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  
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  
送甚薄 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  
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爲國哀甫爾  
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  
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



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爲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畱之高祖怒曰爾爲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爲

王頰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曆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勅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



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  
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  
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  
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爲  
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  
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  
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  
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  
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  
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

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  
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  
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  
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  
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服集  
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  
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  
大谷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  
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爲柱  
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



軍洛陽丘和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罽離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皆爲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英爲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

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暉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二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素爲并



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  
諒之初起兵也妃元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  
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  
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顯  
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  
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  
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  
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  
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  
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

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  
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  
人告諒諒襲擊之毓兄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  
攻城南門稽胡守南門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  
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慕容良攻慈  
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  
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  
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  
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  
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



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

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



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  
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兵之彊不欲出戰多  
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  
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  
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  
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  
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  
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頰諫  
曰楊素縣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  
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

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頰謂其子曰氣  
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  
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  
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頰將奔突厥至山中  
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  
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  
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  
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并獲頰尸  
梟於晉陽群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  
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



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冬十月己卯葬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成丁 章

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

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

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楊素以功拜其子萬

石仁行姪玄挺皆為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

匹諒妓妾二十人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

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

上洛以置關防 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

公諡曰煬 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仍曰宮室

之制本以便生今所營構務從儉約 蜀王秀之得

罪也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通除名久不得調時



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胄與和有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以和爲代州刺史

### 煬皇帝上之上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 立妃蕭氏爲皇后 廢諸州總管府 丙辰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高祖之末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

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方親帥大將軍張瓘等以舟師出比景是月軍至海口

二月戊辰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有功者立於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稱揚功伐賜賚各有差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已卯以素爲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

鐵裝帶 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夔州道 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



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敕宇文愷與  
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皂澗北跨洛濱  
發大河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  
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  
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  
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  
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  
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  
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  
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

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  
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  
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祖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  
劉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  
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旣戰僞  
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  
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  
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八日  
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  
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踵足死者



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素薦綱於高祖以爲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軍還人不得調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所職下吏案問會赦免官屏居於鄠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

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綸衛王集內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呪咀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名爲民徙邊郡綸瓚之子集爽之子也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



皆飾以金王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楡黃篋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蒙艫艫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三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

食多者一州至一白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奉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



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  
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爲治書侍  
御史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國人  
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  
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  
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  
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  
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  
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  
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爲  
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  
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爲變集其酋  
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  
苾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啞爲小  
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  
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  
府儀同三司 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 二月丙戌  
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  
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



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輦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眊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斃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六月壬子以楊素爲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爲齊王 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負留而不補時牛弘爲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張瑾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在坐然



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  
無者注色而已蘊邃之從曾孫也 元德太子昭自  
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  
素肥因致勞疾甲戌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  
無異平日 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  
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  
素爲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帝每  
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  
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弟約曰我豈  
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

送甚盛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

爲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爲

秦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律

令

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

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

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

三百窖

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

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

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

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



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鼉鼉龜鼉水人蟲魚徧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迴左右易處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眊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今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令

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修謹

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辦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三月辛亥帝還長安 癸丑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初雲定典闔毗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沒官爲奴婢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以毗爲朝請郎時宇文術用事定典以明珠絡帳賂述并以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



四夷大造兵器述薦定典可使監造上從之述謂定  
典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  
弟猶未死耳定典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  
奏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興兵征討若使之從駕  
則守掌爲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  
處分帝然之乃鳩殺長寧王儼分徙其七弟於嶺表  
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  
從恪 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甲申始頒  
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

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  
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  
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  
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  
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  
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  
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  
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  
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  
過數十人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



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壬辰改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丁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

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帝謂秘書監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六月丁亥詔為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禮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過鴈門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為式由是



所至獻食競爲豐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  
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  
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  
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  
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  
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  
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  
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非也奴之骨肉皆天  
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  
將軍教之此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

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  
牙東達於薊長二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爲御道  
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  
巳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  
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宮太府卿  
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  
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  
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  
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聞山川猝有不虞四分  
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



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  
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  
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  
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  
追奔萬一不捷屯營日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  
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爲先  
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妬  
其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  
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  
爲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

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  
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  
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爲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  
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  
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  
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  
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  
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  
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  
餘萬築長城西距踰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



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  
頴諫不聽頴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  
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頴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  
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  
患又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  
文弼私謂頴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  
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  
汗大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丙子高頴宇  
文弼賀若弼皆坐誅頴諸子徙邊弼妻子沒官爲奴  
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頴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

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  
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頴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  
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  
內富庶頴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先是蕭琮以  
皇后故甚見親重爲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總麻以  
上皆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  
職務爲意身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與賀若  
弼善弼旣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  
遂廢於家未幾而卒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  
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



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  
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  
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  
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  
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  
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  
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  
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  
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  
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啓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癸巳

入樓煩關壬寅至太原詔營晉陽宮帝謂御史大夫  
張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乃先馳至河  
內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九月己未至濟  
源幸衡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賜賚甚厚衡復獻  
食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己巳至東都

壬申以齊王暕爲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  
思爲納言 冬十月敕河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  
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 西域諸胡  
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  
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



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  
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  
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  
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  
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  
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  
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  
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壹戎  
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  
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  
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  
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  
諸胡唱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  
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  
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  
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使  
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